

在笑声里我哭了

——观大型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

□ 费平

该剧情节并不复杂,讲述了在那个吃不饱年代,“漏斗户”陈奂生偶然间遇上了从家里逃难出来的傻妹,稀里糊涂就和她成了亲,更没料到傻妹居然给他带来了陈两、陈斤、陈吨三个孩子。一生挨饿、受罪的傻妹在即将要吃上饭时吞了白米给撑死了。临死前,她嘱咐陈奂生“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饭”……

于是一开场,78岁罹患食道癌、来日无多的陈奂生就喃喃自语:“吃饭是个问题,问题不是吃饭,不是吃饭问题……”这颠来倒去的话,貌似狡黠,却又颇有思辨地伴随全剧,不仅引申出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围绕土地、粮食、吃饭问题,同时也贯穿了陈奂生一家令人捧腹又心酸的故事。

主演张怡不愧是“第31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”获得者。他在剧中饰演的主角陈奂生,善于从外形和内心两个层次进入人物状态和心理世界,将善良、孤勇又略带狡黠的中国农民坚韧、倔强又不失生动的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。整个戏他没有更换服装,全靠嗓音、戴帽直立和脱帽(光头)弯腰之形体来区分30至78岁的年龄跨度,显出非同一般的人物塑型功力。而其他演员无缝对接的角色塑造如傻妹、王

本顺、吴书记及陈两、陈斤、陈吨等夸张表演看似荒诞不经,实则犀利真实,凸显了演员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心提炼,为营造“笑中带泪”的戏剧氛围起到了烘托作用。

给人新奇的是舞美设计非常简洁,两个小时一幕到底,场景变换皆由布景移动完成。而通过台侧提示牌(如“他开始回忆了,1970年初春”“他回忆完了,2018年夏”等)由演员来切换舞台时空,今天与昨天、现实与回忆、真实与幻觉不断变换、跳跃,把剧情向前推进。

当然,在“吃饭不是问题”之后,真正的问题是什么?该剧并没有回答。因为文艺作品的任务是发问,而不是回答。“也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都将会消失,可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呢?”创作者在结尾巧妙通过旁白直接向观众进行了提问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常州滑稽剧团创排的大型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此次作为“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剧目展演”,5月23日只来沪演出一场,当天正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81周年,故而很有意义,也耐人寻味。感谢创作者把现实生活与艺术创造相结合,为人们捧出了精品,从而使含泪的笑达到了喜剧最高境界。

再次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,那个父亲爬过月台为作者买桔子的场景,又一次让我动容,忍不住想起远在老家的父亲。

那一年,我因为食物中毒在医院挂了一天一夜的药水。从医院刚回到家就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问我最近好不好,我支吾着没有和他说实情,寒暄了几句就挂了电话。

第二天下午,我正在家里看电视,父亲突然打来电话,说他已经到了我们小区楼下。我来不及多问,就匆匆下楼了。远远地,我就看见父亲佝偻着背,肩上扛着一个大的蛇皮袋,鼓鼓囊囊的。我跑过去,还没等我问他,父亲就得意地说:“看,这是我从老家院子里摘的桔子。今年桔子多,结得满树都是。我和母亲吃不完,就给你送来一些。”我望着父亲额头的汗水,心疼地问:“跑这么老远的路,就为送桔子啊?”父亲呵呵地笑,只说不远不远,坐车一会就到了。可其实,从老家到我所所在的城市,有六十多公里路呢!没有直达车,要倒好几趟,先坐三轮车到镇上,再坐大巴到县城,然后才能转到我这里。我们年轻人尚会觉得辛苦,何况是六十多岁的父亲。

我心里有点难过,想把那蛇皮袋接过来,可父亲不肯,非要自己扛着。父亲走在前面,我跟他后面。我看见他那不知何时已完全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耷拉在头上,想起小时候我也是经常这样跟在他身后,可那时他的身躯还像山一样挺拔。家里买了米面,他总是一蹲,就扛起来大步向前走。搬

个桌子板凳,也总是一扛就起。有时候,接我放学走得急,还会把我扛在肩上,一路说笑着跑回家。上大学那年,父亲也是像现在这样,扛着我的行李从老家一路送到学校。那时候,我觉得父亲的肩膀是那样宽阔,能扛起我所有的一切,可什么时候他就这么苍老了呢?

回到家,我和父亲坐在沙发上聊天。他的眼睛浑浊发黄,脸色晦暗,深深的皱纹布满了整张脸,像纵横交错的田地。刚喝完一杯茶,他就说要走。我再三挽留,他依然不肯在我这里歇一晚。无奈之下,我只能把他送到汽车站,给他买好回老家的票。父亲挤在人群中,朝我挥了挥手,示意我回去。一瞬间,我泪如雨下。那个曾经扛起我全部的父亲,那一刻在汽车白色车身的映衬下,显得那么瘦小,那么单薄。

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后,看着茶几上那一个个红澄澄,亮得诱人的桔子,忍不住剥开一个,掰一瓣递到嘴里,清甜中夹杂着一丝酸楚。父亲一大早就起床摘桔子,再一路颠簸把桔子送到我手中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。一霎那,百感交集,三十多岁的我,在父亲眼里或许还是当年的小女孩吧,不然,他又何苦大老远送一袋我喜欢的桔子呢?!

沉默如他,朴实如他,憨厚如他,就如同那一袋桔子,浸着泥土的芬芳和诚意,把爱实实在在地留在了我心底。我想,我也会将这份情深埋心中,扛起自己的人生,毕竟有了父亲的庇护,旅途上那点艰难又算什么呢?

扛在肩上的爱

□ 沈燕

我的感恩之心

□ 颜安中学 吕孟凝

每天都会被幸福“叫醒”,叫醒我的是姥姥的“唠叨”和姥爷早饭的香气,这是姥姥姥爷特意为我准备的,可以说365天不重样……

上学的路上看到早餐店排满了长长的队伍,路边站着很多小朋友在急急忙忙地吃着塑料袋里的早餐,有包子有豆浆有油条还有手抓饼,偶尔我也会很羡慕他们,特别想去尝尝他们手里的早

餐。有一次姥爷为我准备了牛肉馅的饺子,我看了看一口没吃,扭着头找妈妈让她给我钱,我要去吃镇上的小笼包,大人们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,把钱递到我的手上,我开心得不得了,飞快地向外面跑去。哈哈,肚子吃得饱饱,好满足的样子走进学校,一个上午过去,我的肚子突然很难受,一节课都没上好一直跑厕所,实在熬不住了打电话给姥爷把我接回家,那一刻我看看身前的这个背影,抱紧他悄悄地把头贴在他的身上,我想说:“对不起,谢谢您姥爷。”

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一,我习惯了出门前姥姥的“唠叨”和永远怕你吃不好饭的姥爷,都说我们把最坏的脾气给了身边最疼爱你的人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13岁的我个子高高有点小帅气,平时最喜欢打篮球,玩起来那就是一个疯子。不管刮风下雨篮球场上都有我的身影,因为打球时常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比如我的姥姥,暑假里写完作业,我几乎都是在篮球场度过的,从中午的烈日炎炎到晚上的夜幕降临,拿起篮球那真是打到废寝忘食。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,在我全场奔跑汗流浹背的时候,草丛那边一直有一个胖胖的老太太,趴在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上看着我们,那个人就是我的姥姥。她怕我中暑怕我打游戏怕我学坏,可我却不愿意她这样陪着我,我觉得我会被别人笑话,我走过去跟她说你赶紧回家,别总跟着我,这样我没办法打球。她看着我给我几块钱,告诉我热了就去买棒冰吃别中暑,晚上早点回家骑车不安全。我不耐烦地应付一下,知道了!直到有一天大雨,没地方躲藏全身湿透,这时候我才想起姥姥在该有多好,想着想着“雨停了”抬头发现有人在我撑伞……我的脸上是雨还是泪,我自己都模糊了。

北雁南飞说的就是这对老人,为了子孙抛弃那片黑土地,来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。他们没有怨言没有奢望,只希望他的孩子们不会那么辛苦,一切好好的。

经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,淘气的我慢慢在长大,学会了理解,学会了包容,学会了感恩,感谢您付出的所有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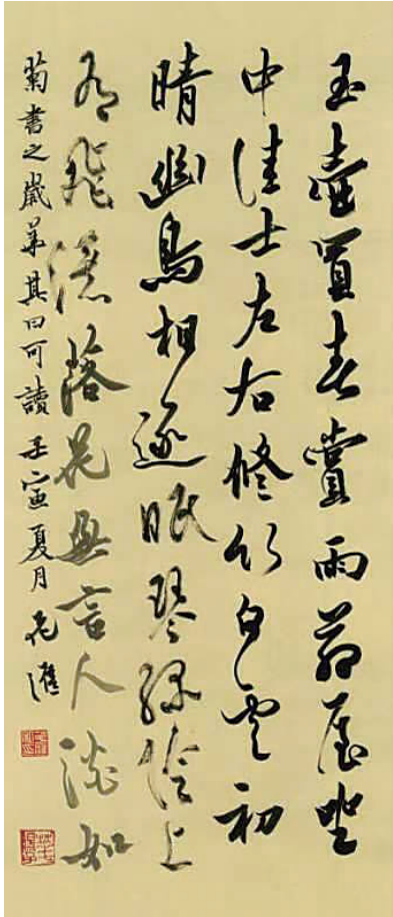
花汇

1989年8月生,上海市人。中学教师。

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、上海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书协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。

2017年,上海市青年书法篆刻艺术奖得主;作品多次入展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;有“花间集”“满庭芳”等个展。

其行楷作品古雅妍秀,含纵逸疏放之势,深具晋唐之风。



▲ 书法《何谓于书》
▲ 书法《玉壶买春》